



道宗六書

先天道德經註解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序



無名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五

知者曰道既曰無名而不知其名矣則不可以言

是則聖人於道惟當不立言不立文字然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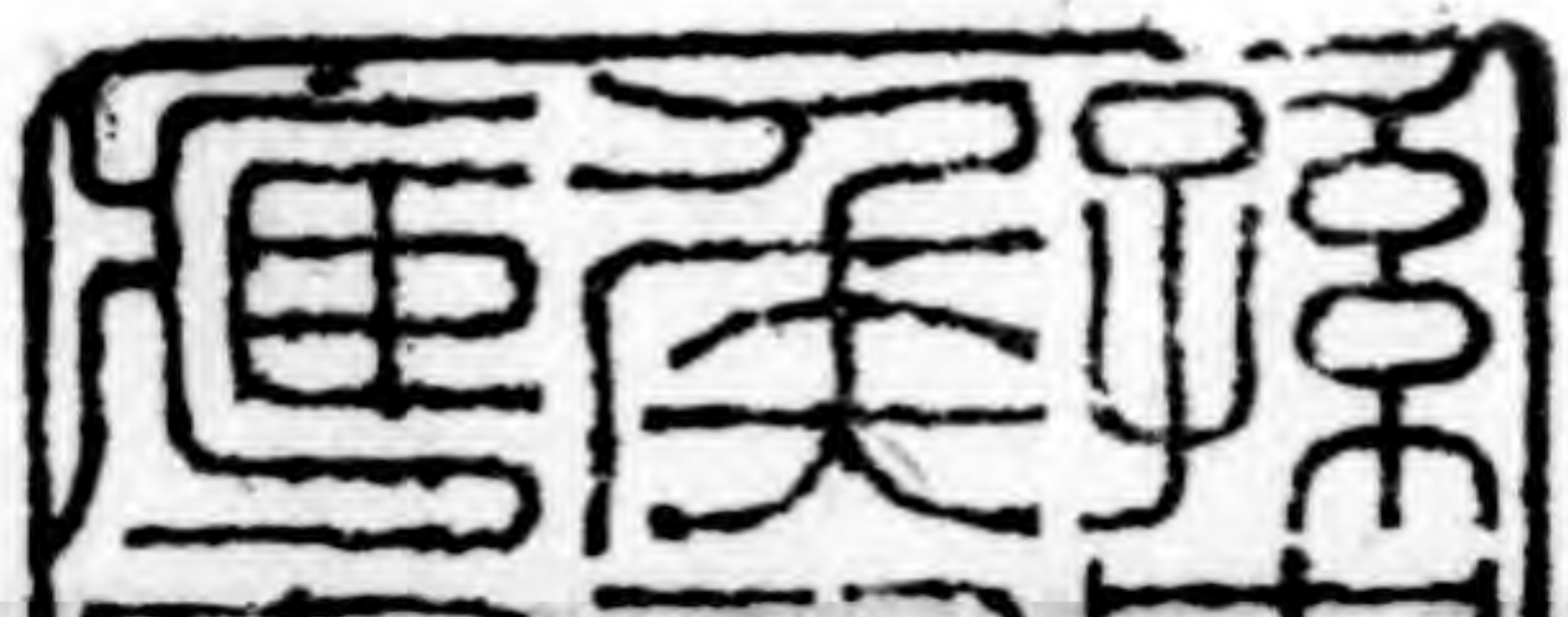
人欲曉天下後世苟不强立其名以述其實則所謂

道者將絕學而無傳矣關令尹望雲氣以候老子出

關邀而留之師其道而請立言以惠天下後世則聖

人慈愍後學之心至矣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

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露五千言之所未



述之旨然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而是言也所述
無言之言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宜乎莊子聞
其風而悅之自以其學出觀是書首篇之言似發明
五千言之旨而為道德經作傳也學者當與道德經
參觀之庶幾心釋神悟於是書矣若夫因是書感悟
之後而復隨世俗一曲之士輕生誣謗不生恭敬侮
聖人之言則其人本以心之神靈者悟是書之旨必
復為心之不神不靈者昧其性天而隨失其悟矣是
書之靈必至如是讀是書者可不若苴雅川愛之誦

之歲之拜之哉今欲於強名之下強字表德故述言
外經旨云有

宋寶祐二年歲在甲寅重陽日抱一子陳顯微字道
焚香再拜謹序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序

二教一道人實三之既已三矣孰能一之伏讀文始
真經三教於是乎可一矣何以言之經曰聞道於朝
可死於夕非朝聞道夕死可矣夫子之言乎我之與
物蒼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非無人無我無衆
生壽者金剛之言乎以道運事者周之自為非同歸
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乎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非天
下之動貞夫一者乎是皆大易之言也心蔽吉凶男
女盟詛藥餌者則有靈媼沈狂等鬼抃之是則楞嚴

二十五魔之說也。蓮豆瓦石問答之語，是則庭前翠
栢拈花微笑之機也。得道之尊，可以輔世；得道之獨，
可以立我。與夫捐忿窒慾，簡物恕人等語，質之孔典，
語小異而義大同也。融三貫一全經，皆然互會兼曉，
不可徧舉。但後學顯於一門，獨此昧彼，非已所異，是
已所同。安知聖道如天，無所不包。耶坐井而闕，宜乎
毀所不見矣。又是經祕於前代，出於近世，古無善解，
讀之愈艱，或欲解之病乎。難悉吾師抱一先生通方
大全之士也。幸聖經之出世，愍後學之不明，撒百氏

之藩籬，明老關之宗旨，或因言而析理，或轉語以明
經，或設喻以彰玄，或反辭而顯奧，或句下隱義，或言
外漏機，或指意於言前，或挾事於意外。大率多文始
經言外之旨，故總其多者，目之曰言外經。旨是經也，
真所謂剖大化之秘藏，增日月之光明。洩大易未露
之機，述楞嚴秘密之蘊，即伏羲之本心，盡姬文之神
思，採仲尼之精微，究諸佛之命脉，窮諸祖之骨髓。顯
黃帝之機緘，露老聃之肺腑也。學者得見此經，誠為
不世之遇，豈可不知其幸耶。愚蒙師親授，恩大難酬。

鈔梓廣傳用報龐德使天下後世志道君子得遇是
經達乎融三貫一之旨了悟道真皆吾師抱一先生
無窮之德施也學者當藏拜莊誦如葛稚川可也教
為之序有

宋寶祐二禩長至日門弟子希微子王夷百拜謹序

文始真經出世紀

道行乎教非文不宣蓋將以詔衆而傳遠也故教託
文顯道因教明三者相須而不可偏廢也然文有隱
見教實與焉所以關乎道之興替也孔子著六經以
鳴道天下宗之教已行矣秦皇出而儒書焚文既隱
而教遂熄漢出屋壁而列之文既彰而道乃行是知
文之隱見即道之晦明也故夫子有斯文喪未之嘆
一皆推之于天信非人之智力所能及也我

玄元道祖當周室之衰將有事乎西征而闕令尹望

雲氣知天真至於是預期齊戒以俟應兆既至乃延而師之受道德五千之言及乎得其道乃祖玄述妙致大盡精而著為是經將以擴明其教也按劉向言關尹子隱德行人易之蓋當時潛德不耀而教不大行今以莊列二書攷之列子則見而師之故多請問之辭莊子則聞風悅之遂稱之為古之博大真人以二子之高致而推尊如是其道蓋可知矣建秦漢之交有蓋公者方異之人曹參嘗師事之事見於史以是書授參參既用其道及薨與書俱葬孝武復得於

方士又為劉安匿之吁玄聖之書何鬱多而通鮮邪豈得之者懼夫漏神洩道寶秘而為獨善之計邪自劉向表進之後獨見於葛稚川之序自茲以後是書遂秘由晉而來修文輔教如陶冠王尹李吳馬杜諸大師德所著子集見於藏室者不啻千餘卷終未有一言及於是書有宋碧虛先生教法中博瞻者也其註老莊引證百家無所不至為道德纂微序乃曰今之西升經即關尹子書也又莊列所引之句是也或有之而亡也緣世亡其書道藏失載故斯億度也微

皇御極大弘玄教政和中雕鏤藏經九兩詔天下蒐
訪道門隱書甚至督責郡縣入進者加以賞所獲雖
衆而此書竟不出金源大定初重陽祖師自秦抵海
倡起全真追三代之淳風續無為之古教長春嗣教
詔赴龍庭陳先王之道德慈儉好生之諫切切而進
妙沃聖心大加開納繇是清靜之化雷動風行化洽
華夷玄門大啓長春上仙之後清和典教名師高德
輔玄翼德者珠聯玉耀於一時通都大邑宮觀相望
星弁肩摩霞裾武接以至深山巖谷十百為居草衣

木食怡然有巢許之風雖髻童樵汲者亦皆進德業
談道性無妄語一時教風之盛自三代而下未有如
此時也歲癸巳有羽客張仲才南游回詣寶玄堂求
見於宗師炷禮畢笈出一書將獻之衆師目之題籤
曰關尹子書衆猶率然不為意取讀之義與文古詞
徑闕澀猶車行螳螂觸途皆礙乃相與鉤索漸得所
指類推不已義大昭彰意至聖而言至希輕輕然冷
冷然使人如登虛無之景遊廣漠之世不知心迹之
俱超也衆師驚喜曰然則古有是書何絕世無聞今

何從而出詰之則曰游之楚得於采山之人蓋如李
筌行陰符於石室也衆乃拜於宗師訴以得經之由
宗師漠然久之曰時哉時哉斯文之出其天意乎是
書不行于世蓋千年矣今天元啓瑞道化興行而此
書出世者是其時也在吾門者宜自幸自慶生斯時
值聖教探討服行以致其妙則聖人雖千古之遠遇
之猶旦暮也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是
經之出其異者蓋有二全真之教千百世間然一出
也此經秘絕亦千年矣今真教方隆秘經隨出不先

不後同時相值是一異也清和典教蓋三傳矣不出
於前師如有所俟正清和典教之年翻然而出是二
異也既出張君即得之自楚之燕踰二千里都無迂
墜直獻于師如有所使者是三異也噫以千載之前
之尹書付千載之後之尹氏惠然自至如芥投針以
斯三者而驗焉蒼蒼之意不遠矣昔者河出圖洛出
書六經出於壞壁故先王之道明聖門恃之為龜鑑
今聖書出於道隆之世其萬世玄門之龜鑑乎繼而
披雲天師刊鏤藏經即補入藏室稱為文始真經遵

太上之命號也真常真人開置玄學才俊聚焉朝講
夕演多及是經然其詞旨夔異自成一家畧無莊列
寓言駕辯乘風夢蝶傲世等語自宇至藥分次篇目
極有奧旨章章義異皆不失篇題自有書契以來未
有如此書之淵奧也通玄而致命知天而盡神剖五
常百行之精微超六籍名言之迹演四句百非之要
義異聳牙詰曲之辭窮益深測益遠若履橫杖而浮
大海躡飛葉而游太虛葛仙翁模象之語庶幾近之
屢有時彥探微索隱作為箋解然跋前疐後反為書

玷抱一子謂咸備天神至聖四者之道如女嬰龍虎
之語丹道之妙也鐘鼓舟車之語禪者之機也精水
神火之語造化之秘也小隙小蟲之語人事之詳也
我寓道寓之語無言之言也後學知其一者不知其
二達其常者不達其變明乎空宗或昧於鍊養有無
俱燭復踈於治文故解之者未免有管中窺豹之誚
也象先昨游浙右得抱一先生所著言外經旨其道
眼高明學問富瞻註文不為正經文字所束鼓舞變
化指妙意於詞章之外而不失本旨故曰言外經旨

所謂四者之道皆盡之矣其跌宕超詣出神入天亦足以起關尹於千載之下是註也惟曉於上智非訓詁之設也夫是經大教中不可闕者也抱一之註又是經中不可闕者也經旨既明則使玄聖之道昭昭乎如天日在上有眼目者俱得瞻依所謂教託文顯道因教明豈不信歟

文始真經篇目

上卷

一字

字者道也

二柱

柱者建天地也

三極

極者尊聖人也

中卷

四符

符者精神鬼鬼也

五鑑

鑑者心也

六七

七者食也食者形也

下卷

七釜

釜者化也

八籌

籌者物也

九藥

藥者雜治也

凡九篇一百七十章

抱一子曰宇者盡四方上下之稱也故以一字冠篇首謂無是宇則無安身立命之地道則遍四方上下無不在焉無是道則天地造化或幾乎廢矣故一字者道也宇既立不可無柱故以二柱次之柱者建天地也天地定位聖人居中聖人者道之體也聖人建中立極故以三極次之三才既立四象位焉故以四符次之符者契神之物故為精神魂魄五居數之中心居人之中故以五鑑居中以明真心能照也然無

形則心無所寓故以六次之七者食也食以養形
故形食一體形久則化故以七釜次之釜者變化萬
物之器也釜中不可無物故以八籌次之籌者物也
物物可為藥藥可以雜治故以九藥終之九者究也
盡也物至於為藥功用極矣然藥之功復能活人有
復生之理以明萬物皆具是氣是性可以生物不逐
形盡也故以藥終焉今將九篇分為三卷以見自一
生三自三成九之義至九則復變為一而無窮矣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上卷

抱一子陳顯微著



一字篇

字者道也 凡二十八章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
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
憂憂乎闢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覘
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
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

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抱一子曰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之學者罕見關尹子書而多以百家之言及臆說解之愈不能明老子之旨關尹謂使有道不可言則道與言為二惟不可言即道則言與道為一學者驟觀非有道不可言多誤認為有道可言若有道可言則當云有道非不可言不可言不曰非有道不可言也今日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是則翻老子之言以明老子言外之旨也此言翻之則曰非有道不可道不可道即道既翻出不可道即道則翻出道可道非道矣道可道非道即道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也或者猶疑可道為口道之道愚又翻經言以曉之曰如曰空可空非真空使其可空即是有物窒而不空之處豈謂之真空乎知空可空非真空則知道可道非常道矣或者喻曰如心心如性性皆可用功以人為而道獨不可以人為故不可以道道也向非翻言外之旨吾終世不能

明老子之經旨矣世人又多被常字轉了將謂老子有非常之道然老子立此常字者正恐世人疑吾所謂道有異乎人也殊不知此乃通天下之常道爾猶強名曰道者通天下之常名爾是道也通天徹地亘古亘今無往而不在纔開口言則去道遠矣故曰二也纔指此強名之名為可名則非名矣惟不可名故假常名強名之猶曰非有名不可名不可名即名也是則不可言即道不可名即名即老子可道則非常道可名則非常名之意也然則老子大聖人也其言如天之不言之言非有大聖人如關尹子者疇能復以不言之言發明其言外之旨哉然關尹子既發明不可名言之旨矣又恐世人謂道不可名言則可以思而得之故又曰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與上意同噫可言可思皆人也不可言不可思皆天也然則人與天果可以異觀乎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有相若而回者有同觀乎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有相若而回者有相憂而闔者有相勿而似而非者或爭而日以心

闢或介而不交於物或覘而呵叱之或噴而呼喚之或去而離之或要而合之天物人事不齊如此豈可以同觀哉今欲以人之言思及之譬如吹影鏤塵徒勞心耳是道也聖智造之猶迷鬼神測之不識惟其不可為故曰天不可致故曰命不可測故曰神不可分故曰玄合是四者強名曰道

關尹子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抱一子曰老子言道繼之以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關尹子恐學者徇異名析同實而並以天命神玄四者異觀之故於此章重言即一物中可以知天盡神致命造玄物物皆然人人本具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也是則或曰妙或曰微或曰玄亦物物皆然人人本具惟得之者契其同有之實忘其異謂之名至於玄之又玄可以入道矣

關尹子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抱一子曰觀道如觀水則我與水為二矣所觀愈大所歧愈遠反照回光則吾身自有沼河江海也今之津液涎淚皆水非吾身中之沼河江海之發見者乎昧者不知耳

關尹子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
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
得道故不失道

抱一子曰有人則我與人為二有我則我與道為
二我不可有道可有乎我不可得道可得乎惟不
有我者然後能不無我惟不得我者然後能不
我不有不無不得不失豈如事物之有成壞得喪
哉彼自執有所得者為足以語此

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
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
物者知之

抱一子曰使置物者不置物於覆盂之下則徒勞
射覆者卜度矣是則甲置物而乙射覆為兩人矣
今焉甲自置之而甲自射之而不知所置何物何
邪以物欲為盂以識陰為覆雖有大智力亦不能
射此覆盂而悟其置也何則併與置之時忘之矣
自疑以為他人置之而我射之卜度終身而不能
得一旦揭去物欲之盂破除識陰之覆而見其所
置之物方悟置之者非它人而前日存金存玉存
角存羽存瓦存石之想皆妄意也噫覆盂之
下果何物耶學者毋以為未嘗置而昧之

關尹子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
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
道者

抱一子曰謂之器矣焉能作陶焉能害陶謂之物
矣焉能作道焉能害道然器不作陶謂之非陶則

不可物不作道謂之非道則不可况器不能害陶
而害陶者必器物不能害道而害道者必物然器
存則陶存物在則道在去是器則陶安在哉亡是
物則道安在哉果能去是器乎器成無盡果能亡
是物乎物生無窮惟不器器謂之善陶惟不物物
謂之善道善陶者陶乎陶善道者道乎道陶乎陶
者不知其陶道乎道者不知其道不知其陶者無
器可作不知其道者無物可成器乎物乎陶乎道乎

關尹子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
迭而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
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一害

抱一子曰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見心便見道
無心道不見或曰先達以無心是道其說非乎又

曰無心猶隔一重關其說信乎曰見物便見心時
汝領會否曰會曰無物心不現時心安在哉或者
茫然自失它日復問曰心可見乎曰心不可見孰
可見曰道可見乎曰汝以為道與心一乎二乎曰
心與道可一矣物可與道與心一乎曰
汝欲以不一者害一乎或者唯唯而退

關尹子曰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
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
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抱一子曰有首有尾者應物易窮無本無末者應
物不窮傳曰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嘗疑夫
太素之先有太始太始之先有太初是則道未嘗
無本末也太素者質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初者
氣之始大能反本還源自太素以至太初如上百
尺竿頭至矣盡矣不可以復上矣殊不知太初之

外更有所謂太易焉太易者未見氣也是猶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方見太易無首無尾無源無歸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者矣雖然學者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關尹子曰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抱一子曰愛觀逐言思五者出於心心生則五者皆生心冥則五者皆泯經曰五賊在心施行乎天或以言或以思起心動念去道愈遠惟聖人非不愛也愛未嘗愛非不觀也觀未嘗觀以至非不逐言思而未嘗逐言思故不離本情而登大道聖人本情豈異於人哉特心未嘗萌尔

關尹子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抱一子曰逐者木也心已萌也有心逐道或遇異景異物異祥異氣異光異明異見異趣異靈異通橫執為道是猶魚望波明食動而就之也惟知我無我則心無心矣安事逐我或曰進修亦逐也精進亦逐也皆非乎曰為學日益故須精進進修以成其德為道則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無不為是名真精進

關尹子曰方術一作方士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抱一子曰修真鍊性圓通覺輪所尚不同或觀音
聲而尚晦或曜而尚明或運動而尚強或寂靜而
尚弱是數者皆可以入道然執之則非道也事也
苟不執之皆可以入道執不執之間相去遠哉

關尹子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
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
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抱一子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若夫可
得可行則可失可止可失可止則有時而離矣惟
不可得不可行者須臾不可離須臾不可離則我
在無不在是矣易曰顯道神德行道固身道既顯
矣而德行尤不可不神也然耳不名道有所得者
皆德也於道有所行者皆行也所以積德而不敢
失德累行而不敢失行功滿三千大羅為仙行滿
八百大羅為客此皆以可得可行者善吾生也若

夫不可得不可行者安有所謂生
安有所謂死哉此所以善吾死也

關尹子曰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
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
道於朝可死於夕

抱一子曰道果可聞乎聞於心而不聞於耳道果
可傳乎傳於天而不傳於人天其可有所為有所
執乎故為者必敗執者必失皆人也以
是知朝不聞道於天則人不真死於夕

關尹子曰一情冥為聖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
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
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物有

之一情冥者為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抱一子曰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知老子之能無知乎皆聖人之冥情也自有之無不可得而名狀其心蕩蕩乎豈可得而示哉若夫顏孟之仁善桀跖之暴惡皆自無起有昭昭乎不可得而秘也一情善惡為有知動物皆然一情冥之為無知無知則與太虛同體矣故曰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關尹子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抱一子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聖人初何固必哉時乎用九則聖人自強不息非動也因時而動不

容息也時乎用六則聖人利永真非執也因時而靜不容動也易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學道有時節因緣聖人初何容心於動靜哉善觀聖人者觀其時而已矣

關尹子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抱一子曰言行學識可以進德修業不可以求道捨言行學識四者之外孰從而求之哉善求道者不即四者亦不離四者知言如泉鳴無是非之可辯知行如禽飛無善惡之可思知學如擷影無得失之可驗知識如計夢無事理之可尋是則有言忘言有行忘行有學忘學有識忘識則幾於道矣曰然則道可求乎曰求則非求也不求則真求也故曰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關尹子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弃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而壞之易

抱一子曰以事建物天下之人爭趨之而不憚其難蓋有為之功有可把捉成之甚難而為之甚易也以道弃物天下之人咸畏之而不知其易蓋無為之功無可把捉成之甚易而為之甚難也大而建立世界次而建邦立國以至成家立身莫不積德累功日將月就或經年或累歲或終身或積世不憚勤勞庶可晞冀信不易也至於一行之差一念之失一動之非一事之誤則應壞世界喪覆邦國破家亡身可立而待故曰成之難而壞之易也至於懸崖撒手自肯承當不假修為立地成道至易也非天下至剛至健之大丈夫孰能與於此

關尹子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

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抱一子曰天下之物皆有形有形則有我矣若夫有形而無我者惟火為然何也火不自立附物而現無我也使不附於草木金石火果安在哉是則天下無復存火矣然擊之金石鑽之竹木則火不期至而至矣火果有乎火果無乎聖人以火喻道噫善喻哉

關尹子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生不名為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事不名為道

抱一子曰昔人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蓋方生方死者生非真生方死方生者死非真死今有生一日死者生果真生乎死果真死乎以至十年百年莫不皆然何以知其真死曰動作昭智者是也曰孰不動作昭智曰未死者止名為生未契道者止名為事而已噫安得真死者而與之語道哉

關尹子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

道忽遇異物橫執為道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

捨本就末無時得本

抱一子曰言行可以進德不可以進道以言行求道不惟不可得道併與德失之矣何則彼求道者過於求德則過用其心以善言善行為不足為必求奇言異行以為跨德入道之蹊必有異事契其異言異物感其異行學者不悟橫執為道未有不遭魔攝如道經佛典所云豈止無時得原無時得

本而已哉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關尹子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

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抱一子曰世事有為用力甚難而人樂為大道無為用力甚易而人不為何則世事如射如御如琴如奕有物有法可師可習故可漸為之非積歲累月不能臻其妙大道無色無形無數無方不可師不可習不可漸造之有彈指頃立地成道者或累歲積日不得或一彈指頃得之相去遠矣此無它有為之功與無為之功不同也

關尹子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

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

勝無負

抱一子曰孔子見温伯雪子於魯目擊而道存無可示者無可言者世有主賓相見勘辨正邪以較高下淺深之學者兩俱失之安得兩眼對兩眼者與之相見而笑哉

關尹子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汗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為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為不足

抱一子曰以海喻道可謂善喻矣言其體則金石汗穢鰕魚鯨鯨無所不納言其用則合受分散善利善藏無所不周大哉海乎大哉道乎雖然使海知有一物存留其中知有一滴合散其中則海之

為海殆矣問海知半哉問道知乎哉

關尹子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抱一子曰處暗則不見我而見物不見我則忘我而身隱矣見物則昭智而不昧矣能忘我而昭智不昧聖人之功也若夫處明則見我見我則見明見明則不見暗中一物是則衆人熙熙如春登臺我形俱顯寵辱皆驚昧於倚伏而不覺不知者矣矣取哉

關尹子曰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為道

抱一子曰人皆有是權顧所歸如何爾權者謂無一定之稱也夫小人豈一定為惡耶能遷就善則

君子矣君子豈一定為善耶苟造次為惡則小人矣惟聖人權如虛空歸無所得學者於不思善不思惡之際而求其權之所歸亦幾矣

關尹子曰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抱一子曰人患不達道達道之人斷天下之事無難無易莫不迎刃而解蓋精神剛明智慧照徹物來自明事至自判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豈容一毫人力於其間哉若夫揆吾精神察吾智慧何剛何明何照何徹是猶以手握刃不傷者鮮矣

關尹子曰籩不問豆豆不答籩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問歎答歎一氣往來道何在

抱一子曰道無問問無應是則人與人居道與道會有問有答一氣往來爾胡不觀諸籩豆瓦石乎

籩與豆終日講禮而昧者不觀瓦與石終日談道而聽者不聽然則籩之與豆瓦之與石有問有答乎一氣往來乎

關尹子曰仰道者跋知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于聖不借道于愚

抱一子曰道不可求也求之者不得道不可逐也逐之者不及道不可恃也恃之者不尊道不可術也術之者不貴世之學者未造道也仰而跋之望而歎然與夫師而資之如而駸之皆求之逐之者也既造道矣恃之而自豐術之而賈愚皆不尊不貴者也是則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爾於道何有哉若夫聖人則不師而得不逐而及不恃而有不術而貴前無聖人後無愚者獨往獨來知我者希

則我
貴矣

二柱篇

柱者建天地也 凡十二章

關尹子曰若椀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
地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
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
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卯生一牡一
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
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

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
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
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自中而降為地無有升而
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者為水欲升而不
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
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
者水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為鬼為
人金為鬼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
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抱一子曰天地者萬物父母也萬物生於天地而各具天地之體而微也具是體則具是理雖碗盃瓶盜皆有天地龜著瓦石皆存吉凶物之無情者尚爾況氣血有情者乎況人為萬物之靈者乎精神搏應形理愛觀執存因攝而生生不窮矣非天下之至達其孰能與於此人徒知神為天而精為地而不知神火自地升精水自天降欲升不升者為木為人欲降不降者為金為物金木者水火之交故各具水火之性運而不已四時生焉包而有在四方立焉四時既生四方既立則大中成焉大中成則土為尊矣故始之終之解而分之示而顯之皆中土之功也自夫大中之氣周乎太空則天自中而升地自中而降而天地之形分矣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自上下下自上下上之精神也故人之髮根在首而四肢垂下鬼神自天而降也草木之根茹在下而枝莖向上精氣自地而升也禽獸橫生則根亦在尾矣故雖具血氣之情而雜金木之性五行交雜則蠢動蟲魚異泉異根

自不可勝窮者矣

關尹子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抱一子曰夢中天地人物與覺時天地人物有以異乎無以異乎皆思成之乎非思成之乎嬰兒未解思念之時彼見天地人物亦不知為天地人物也謂之天地人物者係乎識爾嬰兒未識之時能夢天地人否乎彼初見之恐亦未識久而後疑心水印之夢斯著矣猶如玉石鱗角之中有山川星月疑而結秀則形狀具存也然則麟角有思乎玉石有思乎知鱗角玉石之思則知天地之思矣

關尹子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

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抱一子曰天地形之大者也人身形之小者也自形觀之則有小大之辯自神觀之則無離契之分天地日月明暗即人之精神盛衰豈特陰夢水晴夢火扒地之五味藥石即人之五藏好惡豈特心應棗肝應榆扒我與天地一乎一乎同歸乎各歸乎

關尹子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抱一子曰生生者未嘗生死死者未嘗死是則天天者非天地地者非地也人徒見有形色數方者謂之天而不知非形色數方者能天能地地能生生能死死也學者識認得真體會得實然後知不可以名言不可以形似昔人謂非心非物離性離相寒山子謂之天中之天亦強名也何可云謂扒

關尹子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抱一子曰識識易去識難維年一見皓首不忘識之粘縛於人如此可畏扒彼死胎中死卵中者不見天地固矣然在胎在卵之時有識性乎無識性乎苟無識性則胡為而在胎在卵然則在胎在卵之中果有天地乎果無天地乎釋氏以識為五陰之寂微者以其難忘也使無識則不生矣不生則不中胎如濕化之陰矣今日計有天地者皆我區識自計之天地何嘗期人之識哉故曰我不觸刃刃不傷人

關尹子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

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
盍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
去識

抱一子曰天地有大恩於人亦有大盜於人知其盜則不為其所盜矣天地本不盜人而人自盜之何則胸中之天地萬物始如夢見中如鑑照終凝於神水至死不能忘其為盜豈勝言哉然夢因寐鑑因照水因汲汲者取也夢生於視視生於取取生於識故曰不去天地去識言天地則萬物在其矣

關尹子曰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
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

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抱一子曰天不自天所以天長地不自地所以地久使人不自人我不自我則可以同天地之長久矣天地果待人而成乎待人而成者成夫人之胸中之天地爾待因在彼成不成在我故不為天地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關尹子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
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
如搖筭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為
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
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為形

抱一子曰氣不能生氣生氣者非氣也形不能生形生形者非形也或曰氣不能生氣則不問敢問形不能生形則人與萬物以形生形非乎曰枯木死屍亦形也能生形乎今人與萬物以形生形者蓋有非形者存乎其中雖金石草木莫不皆然故聖人獨以火而喻之以明形之最精者猶若是者形之粗者哉非氣者搖動則生氣非形者鑽磨則生氣者天也有時也有晝夜也形者地也有方也有南北也世有剋時日擇方嚮以求生氣生形者焉知時在天地未判之先方乃自然南嚮之位歟也

關尹子曰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吸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

謂水者實無去來

抱一子曰愚解參司契嘗曰天地不能晝夜也以日月往來而為晝夜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而為寒暑也此言寒暑之常也若夫盛夏寒風三冬暴鬱此不正之氣非時之風倏往忽來非天地有為也客氣往來爾故曰如水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關尹子曰衣搖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先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火之覺熱內想大水水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抱一子曰人之精神鬼鬼猶天之風雨雷電風雨
雷電出於天而人且能為之而自已之精神鬼鬼
豈不能自生自養自葆自鍊乎知搖空得風則鼓
吾橐籥可以生氣知噓物得水則胎吾之氣可以
化精知注水則鳴則鍊吾之精可以制鬼知擊石
即光則鍛吾之鬼可以益神是則觀天之道執天
之行而陰符之制在氣而氣之制在心想火則熱
想水則寒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千變萬化無不可
為矣德同天地信哉

關尹子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
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
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抱一子曰五雲八風有災有祥皆一氣之運而預
見休咎於天地者也炁之為炁神矣哉靈矣哉而

昧者不知也一人感之而五雲為之變八風為之
遷蓋有至靈至神者存乎其中如是則曰人曰我
曰天曰地莫不貫通而私智認為已有安知虛徹靈通大同之道哉

關尹子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
不立

抱一子曰寓者在已無居之謂也昔人謂人生天
地間如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非寓而何我寓則
天地寓天地非自成待我天天地地而成也故我
寓則天地寓天地寓則萬物寓我與天地萬物皆
寓矣而道獨不寓而長存焉則我與道為二矣道
何立哉其人存則其道存其人亡則其道息故曰
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三極篇

極者尊聖人也 凡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
 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
 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
 今知内外之大同故或先内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
 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舍之
 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
 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
 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

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
 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
 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
 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抱一子曰天無為而萬化成聖人無為而天下治
 聖人何心哉人徒見夫制禮作樂理財禦侮立法
 制器周濟曲成而不道將謂聖人物物思之事事
 計之而以一已之智力當天下之事物也殊不知
 聖人本之以謙舍之以虛行之以易變之以權因
 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因是是之因非
 非之不以古今而先後其心不以内外而輕重其
 事而以天下治天下也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不
 自以為功而任功於天下是道也堯舜禹湯得之
 故皆曰自然

關尹子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抱一子曰聖人猶天也物有生殺天無愛惡聖人猶日也而物有妍醜日無厚薄是蓋聖人無為無心之治也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抱一子曰聖人無我故道以天命不自有道也德以時符不自有德也事以人為不自有事也彼執有道有德有事者庸人爾焉能忘我哉

關尹子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抱一子曰聖人之五常亦猶衆人之五常夫豈異乎人哉持衆人之五常未能忘我而聖人之五常本於無我此其所以異乎人矣仁無我則同天下之我以為仁義無我則權天下之事以為義禮無我則戒天下之心以為禮智無我則照天下之識以為智信無我則守天下之言以為信此其所以不可及歟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為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

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抱一子曰以仁為仁天下之人能與知而與行至於以義以禮以智以信為仁則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何則舉一常而五常備互換循環各兼五者視賢哲之士厚於仁而薄於義智有餘而信不足者大有徑庭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然則聖人之道渾渾淪淪何可得而名狀哉故曰聖人一之不得

關尹子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

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為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抱一子曰道無形無跡無言無為學者何從而求之哉不已則求諸聖人聖人者道之體也然果可求之於聖人乎求之於聖人者不過言貌行能而已愈失之矣捨言貌行能之外何從而求觀聖人

於善觀聖人者觀其心而不觀其迹然則聖人之心果可觀乎果不可觀乎果異於吾心乎果不異於吾心乎前章有言曰不借道于聖此之謂也

關尹子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

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

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抱一子曰聖人本無言行貌能不得已而假此以示天下人徒見聖人言之工貌之殊行之卓能之神而謂道在夫四者之間而有是非妍醜高下巧拙之辨愈不足以識聖人矣學者冥此而於四者之外而觀之斯善學矣

關尹子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

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
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抱一子曰衆師賢師聖師萬物固矣然則聖人果師蜂立君臣師蛛鼠蟻而置網禮兵乎聖人同物置作無我天下之物皆聖人之師也物生自然聖人師其自然而已矣聖人何心哉

關尹子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
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
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短之
長之直之方之是為物易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厠別
分居所以為人不由此為已

抱一子曰聖人道則如絲之紛事則如碁之布聲倡倡之聲和和之事始始之事終終之色青黃之色黃黃之物卵卵之物翼翼之無愛道無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此則道如絲紛也至於鄙雜衆物厠別分居或短或長或直或方物物不同旦旦去取井井有條此則事如碁布也聖人志於道無心無我故不為物易賢人志格物有心有人故未免為物所易

關尹子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室舟車
同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
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抱一子曰聖人之處世和其光同其塵惟恐自異於衆人而其起居衣食貧賤富貴何敢異於人哉使人仰其高侈其大者聖人之所懼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生熟

不盡乎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然則聖人之處世豈容衆人仰侈哉

關尹子曰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

捨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

抱一子曰莊子謂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純純常常削迹捐勢無責于人亦無責焉此聖人不異衆人之說也若夫遊於雕陵而忘其身見異鵲之利而忘其真虞人逐之以吾為戮反走而二月不庭此魚捨水躍岸虎捨山入市之謂也雖然聖人處衆雖不自異物豈能拘之哉

關尹子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抱一子曰道本無為以道應世者是事也道本無體以道寓物者是物也聖人終不能將出此道以示人然則志道之士何從而得之哉昔人謂使道可獻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可進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可傳人莫不傳之於子孫惟其不可出示於人故得之者鮮矣然則聖人終不示於人乎孔子不云乎吾無隱乎爾善觀聖人者當於事物之外觀之

關尹子曰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抱一子曰謂鐘為鐘人皆然之謂誠為鐘則人不測其言所以退天下之言也謂車車行人皆然之謂舟車行則人罔測其行所以奪天下之智也是猶犬可以為羊輪不碾地之辨也其可以名言手

其可以
智知乎

關尹子曰螂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螂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抱一子曰夫大道無說善聖者不言非無說也不可說也不可說而言之則有弊何則言則不出乎有無也言有則無言無則有言非有則非無言非無則非有有無相吞互相為弊猶蛇蛙螂蛆互相吞食如引鋸然去來牽掣是則有言不如無言也然則聖人果不留一言乎聖人之言滿天下學者苟以聖人之言為言不惟不知言併與聖人失之矣

關尹子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為龍亦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抱一子曰聖人能大能小能智能愚能垢能淨能貴能賤能壽能夭千變萬化無可無不可賢人則不然能大者不能小能智者不能愚昔孔子見老聃歸謂弟子曰吾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又何規於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現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聖人龍之賢人蛟之其是之謂歟

關尹子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

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抱一子曰在已不自居自居則有我矣能無我則形物自著非我分別而著彼形物也此靜也靜極則動而其動也如水之流動已復靜而其靜若鏡之臺是則雖有動靜而何嘗動靜哉其應物也若響之應聲則吾如虛空虛谷矣芒芴乎若未嘗有湛寂乎澈底純清同乎物而不自異則與物和不競也驚其得而不自有出與道忘而不失也未嘗先人常後而不先不敢為天下先也而嘗隨人和而不倡不得已而後動也體用具存權實畢備此聖人之所以為善聖歟

關尹子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抱一子曰老子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心困焉而不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謂之渾乎洋乎遊太初乎豈不信然至於如金在礦為玉蘊石則時金時玉也道在尾爨道在屎溺則時糞時土也鶉居而鷺食鳥行而無影則時翔物也呼我馬而謂之馬呼我牛而謂之牛則時逐物也塊然如石槁然如木則時山物也如鱗之潛如魚之沫則時淵物也然則皆聖人之正行乎皆聖人之權變乎大聖若狂大智若愚夫豈真狂真愚也哉

關尹子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

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

一作奕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

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抱一子曰人之善琴者得之心而符之手得之手而符之物而悲思怨慕之心猶足以感絲桐而聲為之變而况有道德之人動止周旋無不中道寧不感天動地康時豐物於昔庚桑楚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三年而畏壘大穰其是之謂乎

關尹子曰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抱一子曰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為而未嘗為終日思而未嘗思時人不能測識爾何以異乎人哉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

是以聖人渾之

抱一子曰衆人昭昭我獨昏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昭昭察察則利害賢愚是非好醜之心愈明矣愈明則親友事物愈難契睦矣惟聖人以無心渾之則彼利自利害自害賢愚自賢愚好醜自好醜如是則親無不睦友無不交事無不成物無不契聖人初何容心哉

關尹子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抱一子曰聖人有大巧而若拙有大智而若愚世之愚拙妄援聖人以自解則愚者愈見其愚拙者愈露其拙豈能自解哉

關尹子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

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抱一子曰有聖有賢之分者迹也未嘗有聖有賢之分者道也視聖人為聖人豈可跋及哉是則徇迹而忘道也惟不知其為聖而以賢師資之則智齊於師庶乎忘其蹟而得其道矣而古人猶謂智與師齊減師半德學者須負過師之智則幾矣

關尹子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眾人趨下而不見上

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眾人別有聖

人也哉

抱一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故賢人趨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故眾人不見上皆偏也聖人渾通上下無所不趨無所不見在賢亦宜在眾亦宜和光同塵所以異於賢人遠矣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

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抱一子曰聖人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何則任物理之自然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貴賤尊卑之間感應貫通出於口而行於身譬如夫唱婦隨牡馳牝逐雄鳴雌應莫不順其自然之理也聖人初何容心哉賢人制禮法以防人心故不得不拘之至有言行樞機榮辱之戒善惡千里違順之幾故學者不得不謹言行也

關尹子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紛事則

綦布

抱一子曰前云聖人龍之如易之乾卦有大人飛龍之象今云虎變如易之革卦有大人虎變之象

龍則言聖人之體變化無常飛潛莫測虎則喻聖人之道煥乎有文章之可觀凜乎有威風之可畏及乎行聖人之事則愚夫愚婦亦可行之而步履方拙如鼈初無甚高難行之舉也道則絲棼事則棊布者以言其道若渾而難理其事則有條而不紊也

關尹子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徹徹

爾胡然唐唐又作堂爾胡然滅滅又作藏爾惟其能徧偶

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抱一子曰聖人之道如太虛子子然無與為偶徹徹然無不洞貫堂堂然充滿乾坤滅滅然不容視聽唯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所以貴於萬物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巍巍尊高其是之謂歟

關尹子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抱一子曰聖人之道如雲之在太虛而卷舒不定如禽之在太空而飛翔無窮使無此虛空以容之則雲禽之變化飛翔窒矣使聖人之道不得無方之神無體之玄以運之則聖人之變化窮矣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上卷終

